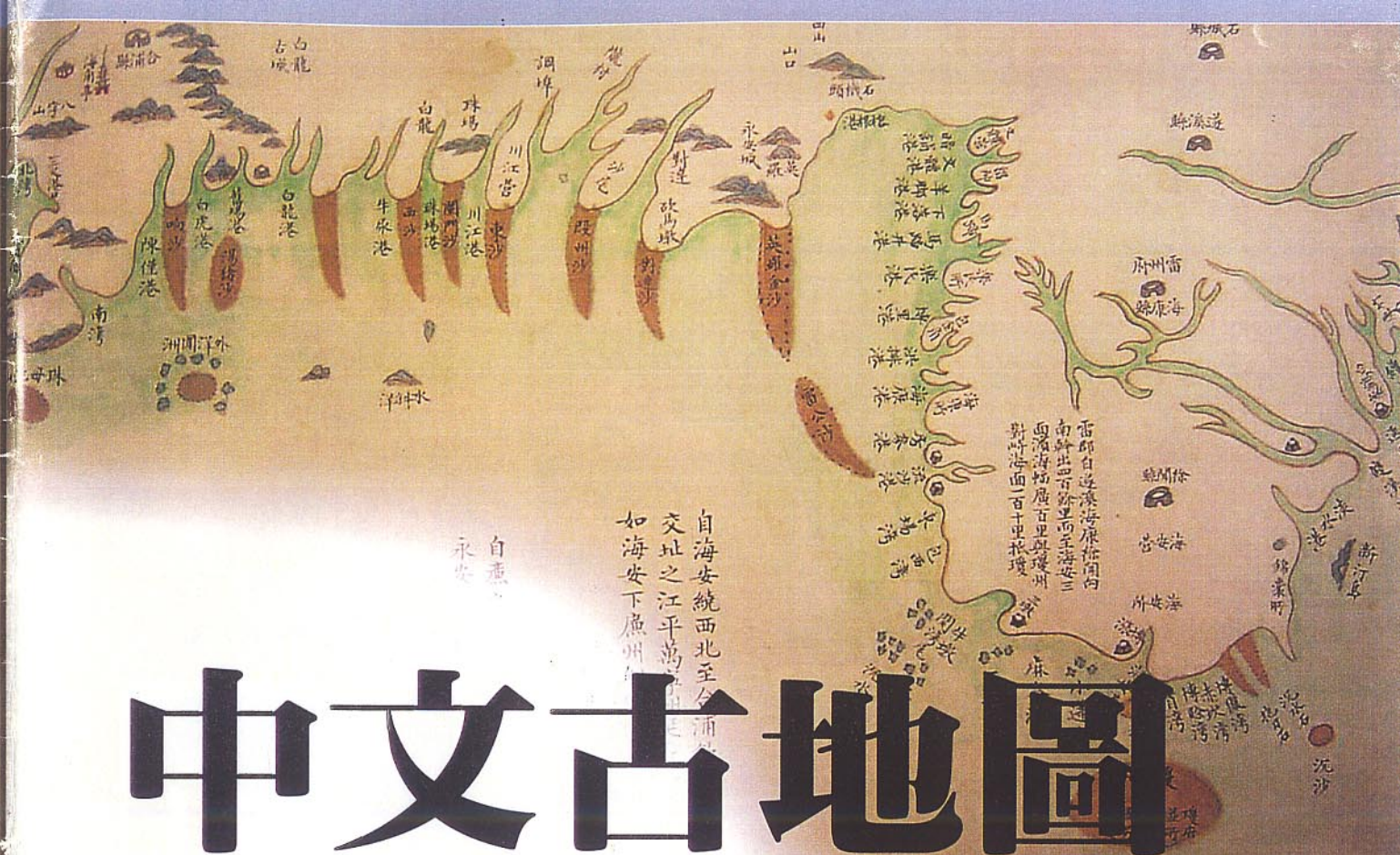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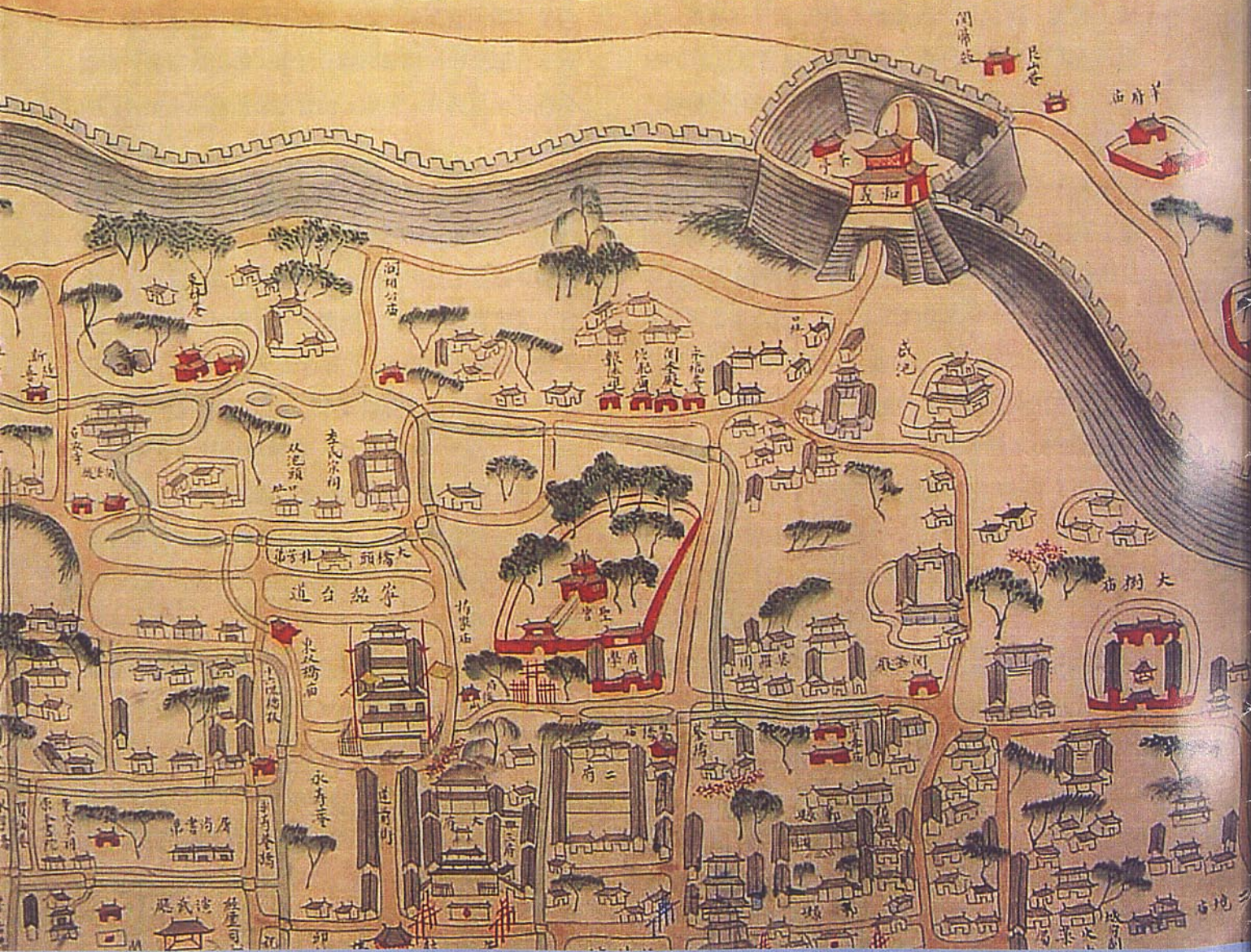


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中文地圖從明、清時代的刻、繪本傳統輿圖到20世紀百年中不同歷史階段的實測地圖，以至最近幾十年的航空、太空照片，數目多達幾萬幅，是目前世界上收藏中文地圖最豐富的圖書館。其中最為珍貴的中文輿圖特藏，由於各種原因的限制，人們很難窺其廬山真面目。著名古地圖研究專家李孝聰教授於2002年6月至10月深入該館，對中文輿圖特藏作了認真的調查、梳理和研究，本刊特獨家披露這次難得的調查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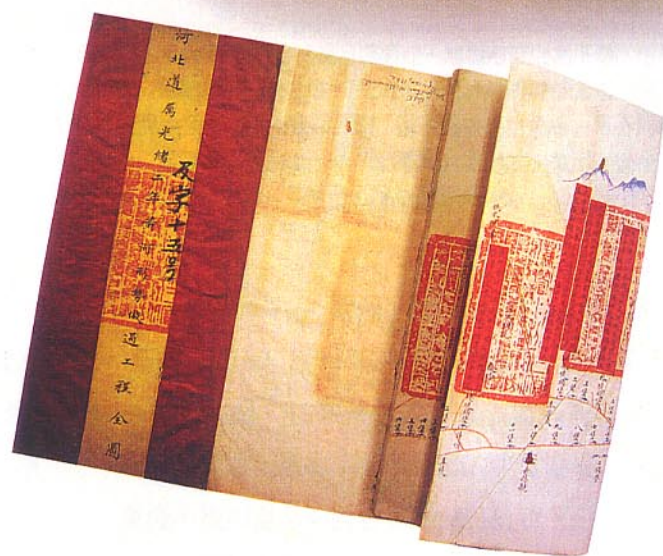
在美國的



中文古地圖

撰文·供圖／李孝聰

《寧郡地輿圖》局部
清嘉慶年間
(1796~1820年)
彩繪本，未注比例，
用藝術性的鳥瞰式形象
描繪浙江省寧波府城的



街道建築布局。這是中國古代傳統城市地圖典型的表現形式，在地圖中反映出繪製者的興趣所在。借助這幅傳統城市地圖，能夠判斷出中國古代城市的空間結構。根據地圖的色彩與畫法，推斷其繪製於中英《南京條約》規定寧波向外國商人開放之前。（左）

清摹繪本《海疆洋界形勢全圖》長卷局部——雷州半島圖及左側注記。其注記內容為：“如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也。”目前國內外很多摹繪本海岸圖都脫“上”字而致語句不通，該圖則提供了準確的表述。（最上）

《黃河工程全圖》官本彩繪呈送摺 清光緒二年（1876年）完成，為紙本色繪長卷，紅絹背封，貼黃簽墨書圖題，簽書“及字第十五號”，加蓋關防紅印。圖卷從右向左展開，以黃河從上游流向下游的右岸為圖的上方，方位標於圖卷四緣。圖中描繪了河南省武陟縣至蘭陽縣間黃河北岸的堤、埽、壩、埝、河防營堡的位置及修築情況。凡搶修工程處貼紅簽，總計21處；同時描述該段黃河順堤補廂或埽工施工地段工程的長度，押蓋滿漢文關防紅印，以防止貼紅脫落後不知工程的位置。（上）

2002年3月，英國退休海軍潛艇軍官加文·門茲（Gavin Menzies）利用古地圖推測中國明朝鄭和領導的遠洋艦隊，比哥倫布早71年實現了環球航海。這一帶有轟動效應的“發現”，使得學術界對古地圖的價值又有了重新認識。

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收藏地圖之豐富是舉世共知的，但由於該館從未公開過一份較為完整的中文地圖收藏目錄，因此外界只能夠從學者們對該館所藏中文古舊地圖的個案研究中窺知一二。

近幾年，隨著數位化技術被廣泛應用於圖書館，為館藏地圖與圖像研究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美國國會圖書館是最早進行數位化建設的圖書館之一，在完成館藏美國歷史文獻的數位化之後，又開始對館藏非英語文獻進行數位化處理。隨著圖像資料越來越多地被引入漢學研究領域，學界對中國傳統輿圖的研究熱情和需求也越來越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02年6月，筆者應邀對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所藏中文地圖進行鑑定和描述，用於互聯網編目。借此機會，我得以對這座仰慕已久的寶山，進行一次較為全面的探索性發掘。

在進行這次古地圖之旅前，要先明確一個概念。由於近千年來以中文作為文字表述的國家或地區不限於今天中國領土範圍內的地域，而是涉及了整個東亞文化圈。而且從地圖的覆蓋範圍、內容和作者來說，也很難用“中國”這一概念來指代。因此，我們一般不使用“中國地圖”而用“中文地圖”來界定。

美國國會圖書館有一個特藏室“Vault Maps Collection”，所藏均為地圖珍品，非工作人員一般無法進入其內。截止到2002年6月，這個特藏室珍藏的中文古地圖約有200幅冊，其中177幅冊已被單獨編製了目錄。在30年前，美國夏威夷大學的章生道教授曾經對154幅地圖做過鑑定，並對每幅地圖的內容和形式，從中國歷史與地圖學的角度做了描述，給後續的研究者以較大的啓迪。不過，章教授的研究也有一些侷限性，如多數地圖只鑑定到世紀而不是年代，今天看來顯得不夠精細，而且還有一些錯誤有待

更正。

伴隨中文書籍流入美國的古代輿圖

我這次應邀到國會圖書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對特藏室的所有中文地圖的繪製年代重新鑑定，並根據地圖的內容、類型進行分類描述。除了特藏室的珍藏外，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和亞洲部又從非特藏地圖中找出一些清朝後期至20世紀初的中文地圖，一併進行鑑定和描述，共計230幅冊。其中區域圖129幅冊，包括世界圖、全國總圖及省、府、州、縣單幅圖或地圖集；專題圖101幅冊，包括城市圖23幅，園林、交通、軍事營汛圖17幅，河流海岸圖61幅。此外，對1900年以前日本人在中國境內的實測圖和其他外國人繪製的中國地圖，我也順帶做了鑑定研究。

欲了解這些地圖的價值，應當首先明瞭它們的來龍去脈。據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專家居蜜博士介紹，美國國會圖書館中的中文傳統輿圖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文書籍入藏的伴隨物，而且這些中文圖書的獲得又往往與某個具體人物在中國的活動分不開。

該館收藏的首批中文書籍是1869年來自中國清朝同治皇帝的禮物，計10種共933卷明清刻本書籍。10年後的1879年，國會圖書館又收到了美國特使、中美《望廈條約》的美方簽署人顧盛（Caleb Cushing）贈送的237種中文和滿文圖書2547卷。這兩批圖書中包括一些傳統的中文輿圖，成為國會圖書館中文地圖珍藏的基礎。

1904年國會圖書館獲得另一批1965卷以方志為主的圖書資料和地圖，這批中文書籍也是一位曾經代表美國政府與中國清朝政府簽訂條約的人從中國帶回來的，此人就是與近代中國和北洋政府有過親密接觸的柔克義（W.W. Rockhill, 1854~1914）。



《全川營汛增兵圖》

清朝中葉（1776~1800）絹底彩繪本，由總圖和17幅分圖組成。地圖方位上北下南，形象化地顯示四川全省的山川地貌和城鎮，重點描繪四川全省73所清代綠營兵駐防地的分布。圖上除地名注記外，貼紅或貼黃記錄擬增設新營汛地點及官兵名額；以紅點線表示道路，用不同顏色區分各鎮統轄的營汛地區。該圖可能繪製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收復大小金川之後至嘉慶六年（1801年）以前。此圖應與官方文書相配合，共同呈送給上級官署審核（上）。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便設在圖中的麥迪遜大樓內。（左）

柔克義1854年生於美國費城，在法國受的教育。1884年首次來華，在北京的美國公使館中任參贊，並兼任駐朝鮮的代辦。1888~1889年和1891~1892年，他為史密森協會（Smithsonian Institute）兩度到蒙古、青海、西藏進行“科學探險”。1893年回到美國後就職於美國國務院外交部，擔任助理國務卿。1901年9月，他代表美國政府與中國滿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1905年再度來華，擔任公使，1909年轉任駐俄國和土耳其的大使。1914年袁世凱執政期間，柔克義被袁世凱聘為私人顧問，就在來華途中病死於檀香山。

柔克義將很多中國政府贈送的罕見中文書籍帶回美國，包括他兩次進藏所寫下的日記——《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記》），以及沿途所繪的地圖。1904年，柔克義在路易斯安納舉辦的一個博覽會上展出了他所收藏的中文圖籍。博覽會結束後，他的藏品被國會圖書館悉數買下，又進一步奠定了美國國家圖書館東方特藏的基礎。

境外中國地方誌特藏之首

1912年國會圖書館曾舉辦過一個中文地圖展，當時在中國蘇州東吳大學任哲學教授的南斯（Nance）在回國休假時看到了這個展覽，遂將他在中國收藏的兩幅清代長江水師營汛圖贈送給國會圖書館。這兩幅地圖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士兵送給在中國傳教的一位

美國牧師的，後來這位牧師又將圖轉送給南斯教授。

在以後的30年中，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收藏品迅猛增加，但仍與個人的活動有很大關係。在此，我們不能不提到赫伯特·帕特南（Herbert Putnam）、沃爾特·斯溫格爾（Walter Swingle）以及恒慕義（Arthur W. Hummel）這幾個關鍵性人物。

斯溫格爾是個植物學家，他興趣廣泛，在1913至1937年間數次來華，廣泛搜羅中文書籍，而地方誌是他的頭等收藏。因為他對中國的植物、草藥和蔬菜興致頗濃，而方誌恰恰詳細記述了各地不同的植物品種。斯溫格爾對中文書籍的採購活動得到國會圖書館館長赫伯特·帕特南的鼎力支持，為他從國會爭取到3萬美元的特別撥款。這筆款項的最終使用效果也是讓人有目共睹，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國地方誌成爲中國境外他人難於匹敵的一份特藏。

而在斯溫格爾背後還隱藏著一個替他出謀劃策的行家——恒慕義（1884~1975年），他後來成爲國會圖書館中文與圖入藏的最大推動者。

恒慕義1884年3月6日出生於密蘇里州華倫鎮（Warrentown），高中畢業後入芝加哥大學深造，190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1911年取得碩士學位。以後，恒慕義開始在田納西州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一所高級中學裏教歷史，6個月後，他的同學給他傳來消息說，日本神戶高等商業學校空出1個教席。這個能夠訪問東方的機會對他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恒慕義從叔叔手裏借了350美元買船票，於1912年3月來到日本。在日本教英語的兩年中，兩個暑假他都是在中國度過的。這兩次造訪激發了恒慕義對中國文化和文明，以及它們對日本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興趣，爲此他作出決定：一定要想方設法去中國。

1914年，恒慕義返回美國在芝加哥大學完成其神學學士學位，並於同年10月8日與布克瓦爾特（Ruth Emily Bookwalter）結婚。11月，新婚燕爾的恒慕義在美國（基督教）海外傳教團董事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贊助下前往中國。在北京花了1年時間學習中文之

後，恒慕義夫婦於1915年秋移居山西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接下來的10年，恒慕義在汾州基督教會男子中學教英文，同時他繼續學習漢語，廣泛閱讀中國地方誌，而中國豐富的地方誌給他提供了研究中國歷史、地理、風俗和民間信仰的敏銳洞察力。

地圖收藏給恒慕義帶來豐厚回報

也是在這個時期，恒慕義逐漸養成收集中國舊錢幣和古地圖的嗜好。2000多枚不同種類的錢幣成爲他們夫婦熟悉、確認中國朝代演變的最佳實物資料，而那些古地圖更爲恒慕義的閱歷和以後的生活帶來了豐厚的回報。1930年，國會圖書館爲獲得這批珍貴地圖，一次便付給他12500美元。

1924年恒慕義夫婦移居北京，在燕京學校（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教中國歷史與文明，直到1927年，由於中國爆發內戰而引起的騷亂，他們才返回美國。

回國不久，恒慕義應麻省威廉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的邀請，作了一場關於中國的演講。在那兒，他巧遇後來成爲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主管的勞倫斯·馬丁（Lawrence Martin）。馬丁了解到恒慕義收藏了一批繪本中國地圖，遂請他攜帶地圖到華盛頓作鑑定。當恒慕義溫文爾雅地展示他的個人收藏時，也使前文提到的國會圖書館館長赫伯特·帕特南大開眼界。

恒慕義給帕特南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帕特南在給斯溫格爾的信中非常興奮地寫道：“我剛剛結識了一個人似乎最適合於這樣一個崗位，換句話說，這是圖書館裏的一個特殊崗位。這個人就是恒慕義博士，他在北京的美國學院擔任講授中國歷史與文學的教授長達15年。10天前，他在這兒舉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中文繪本地圖收藏展，這些地圖已經留給我們照管。作爲個人，他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我從弗利爾的主教洛奇先生（Lodge, Bishop of the Freer）、國務院的約翰遜先生和佩克先生那兒了解到一些有關恒慕義的情況，所有認識恒慕義的人對讓他來擔任那個職位的主意，一致表示贊成。……我已經冒險應允給他一



《大明輿地圖》與《羅刹之地圖》

《大明輿地圖》之“山東輿圖” 明中葉（1536~1566年）製作的絹本色繪地圖冊。按明代2直隸13省分幅，各具圖題，描繪明朝的疆域、政區、山川形勢以及週邊國家與地區。首頁“輿地總圖”畫方，每方500里，其餘各圖不畫方。用統一的圖例符號分別表示府、州、縣和土司所轄縣的治所。該圖被裱在有墨書題記的官方檔案紙上，其中出現“康熙七年五月初上納”、“南陽縣監”等文字，表明此圖在清朝初年被修復過。1927年由華納（Warner）購入。（上左）

《羅刹之地圖》局部 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絹本彩繪長卷，描繪清軍與羅刹（俄羅斯）軍隊在黑龍江沿岸的戰鬥場景。恒慕義1930年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入。（上右）

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的中國政府贈品入藏標誌。（中）

個名義臨時在這裏工作幾個月，他打算12月12日到這兒。”

地圖展示之後，帕特南請恒慕義將那些地圖留下來做進一步的研究，並且聘請恒慕義作爲國會圖書館的職員，以建立一個與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相關的收藏部。1928年，恒慕義被正式任命爲新成立的中文部（即後來的東方部）主任，直至1954年退休。

日軍收藏的中文地圖移藏國會圖書館

在恒慕義的指導下，該館的中文收藏穩定增長，僅中文典籍收藏便從1928年的約10萬卷增長到1954年的29.1萬餘卷。由於恒慕義對中國地方誌與珍稀版本有濃厚興趣，使他能夠繼續擴大國會圖書館在地方

誌、叢書與稀見珍本方面的收藏規模，其實這類書籍的收藏已在1928年前由斯溫格爾建立起一個較紮實的基礎。但到1954年爲止，中國地方誌在國會圖書館的收藏數目已從1928年的1479種達到3600種，叢書的收藏從1928年的474部增加到1954年的1500部。在1957年目錄中的1777部善本中文書特藏，幾乎全部是1954年以前購進的。而這批特藏不僅在西方是卓越的，即使在中國和日本，能夠與之相提並論的圖書館也爲數不多。

在恒慕義主持中文（東方）部期間，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收藏還有一項發展，就是中文與圖的增多。從目前地理與地圖部（Geography & Maps Division）保存的中文古地圖入藏記錄可以看出，該部在1930年

2002年3月，英國退休海軍潛艇軍官加文·門茲（Gavin Menzies）利用古地圖推測中國明朝鄭和領導的遠洋艦隊，比哥倫布早71年實現了環球航海。這一帶有轟動效應的“發現”，使得學術界對古地圖的價值又有了重新認識。

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收藏地圖之豐富是舉世共知的，但由於該館從未公開過一份較為完整的中文地圖收藏目錄，因此外界只能夠從學者們對該館所藏中文古舊地圖的個案研究中窺知一二。

近幾年，隨著數位化技術被廣泛應用於圖書館，為館藏地圖與圖像研究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美國國會圖書館是最早進行數位化建設的圖書館之一，在完成館藏美國歷史文獻的數位化之後，又開始對館藏非英語文獻進行數位化處理。隨著圖像資料越來越多地被引入漢學研究領域，學界對中國傳統輿圖的研究熱情和需求也越來越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02年6月，筆者應邀對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所藏中文地圖進行鑑定和描述，用於互聯網編目。借此機會，我得以對這座仰慕已久的寶山，進行一次較為全面的探索性發掘。

在進行這次古地圖之旅前，要先明確一個概念。由於近千年來以中文作為文字表述的國家或地區不限於今天中國領土範圍內的地域，而是涉及了整個東亞文化圈。而且從地圖的覆蓋範圍、內容和作者來說，也很難用“中國”這一概念來指代。因此，我們一般不使用“中國地圖”而用“中文地圖”來界定。

美國國會圖書館有一個特藏室“Vault Maps Collection”，所藏均為地圖珍品，非工作人員一般無法進入其內。截止到2002年6月，這個特藏室珍藏的中文古地圖約有200幅冊，其中177幅冊已被單獨編製了目錄。在30年前，美國夏威夷大學的章生道教授曾經對154幅地圖做過鑑定，並對每幅地圖的內容和形式，從中國歷史與地圖學的角度做了描述，給後續的研究者以較大的啓迪。不過，章教授的研究也有一些侷限性，如多數地圖只鑑定到世紀而不是年代，今天看來顯得不夠精細，而且還有一些錯誤有待

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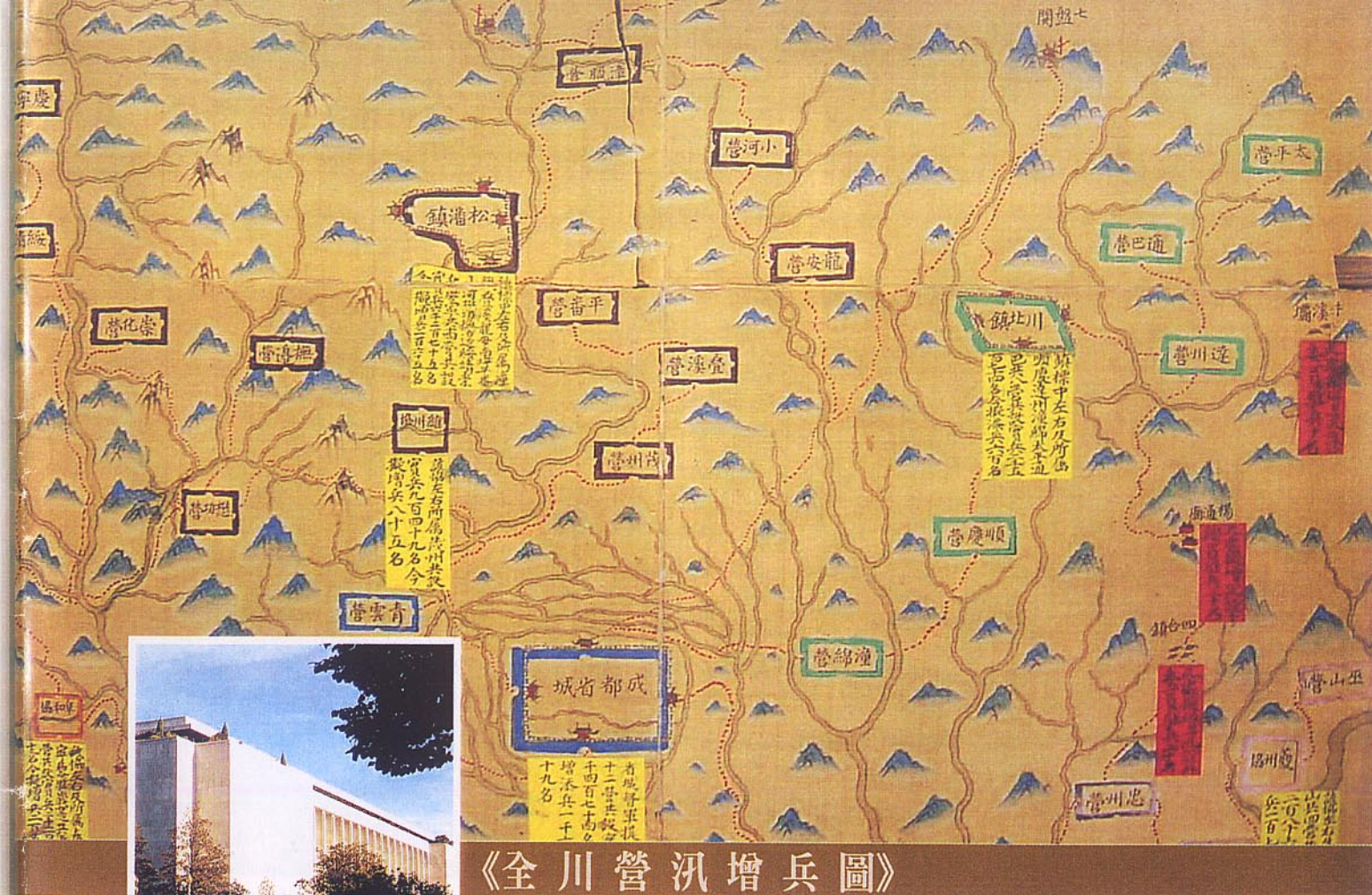
伴隨中文書籍流入美國的古代輿圖

我這次應邀到國會圖書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對特藏室的所有中文地圖的繪製年代重新鑑定，並根據地圖的內容、類型進行分類描述。除了特藏室的珍藏外，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和亞洲部又從非特藏地圖中找出一些清朝後期至20世紀初的中文地圖，一併進行鑑定和描述，共計230幅冊。其中區域圖129幅冊，包括世界圖、全國總圖及省、府、州、縣單幅圖或地圖集；專題圖101幅冊，包括城市圖23幅，園林、交通、軍事營汛圖17幅，河流海岸圖61幅。此外，對1900年以前日本人在中國境內的實測圖和其他外國人繪製的中國地圖，我也順帶做了鑑定研究。

欲了解這些地圖的價值，應當首先明瞭它們的來龍去脈。據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專家居蜜博士介紹，美國國會圖書館中的中文傳統輿圖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文書籍入藏的伴隨物，而且這些中文圖書的獲得又往往與某個具體人物在中國的活動分不開。

該館收藏的首批中文書籍是1869年來自中國清朝同治皇帝的禮物，計10種共933卷明清刻本書籍。10年後的1879年，國會圖書館又收到了美國特使、中美《望廈條約》的美方簽署人顧盛（Caleb Cushing）贈送的237種中文和滿文圖書2547卷。這兩批圖書中包括一些傳統的中文輿圖，成為國會圖書館中文地圖珍藏的基礎。

1904年國會圖書館獲得另一批1965卷以方志為主的圖書資料和地圖，這批中文書籍也是一位曾經代表美國政府與中國清朝政府簽訂條約的人從中國帶回來的，此人就是與近代中國和北洋政府有過親密接觸的柔克義（W.W. Rockhill, 1854~1914）。



《全川營汛增兵圖》

清朝中葉（1776~1800）絹底彩繪本，由總圖和17幅分圖組成。地圖方位上北下南，形象化地顯示四川全省的山川地貌和城鎮，重點描繪四川全省73所清代綠營兵駐防地的分布。圖上除地名注記外，貼紅或貼黃記錄擬增設新營汛地點及官兵名額；以紅點線表示道路，用不同顏色區分各鎮統轄的營汛地區。該圖可能繪製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收復大小金川之後至嘉慶六年（1801年）以前。此圖應與官方文書相配合，共同呈送給上級官署審核（上）。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便設在圖中的麥迪遜大樓內。（左）

柔克義1854年生於美國費城，在法國受的教育。1884年首次來華，在北京的美國公使館中任參贊，並兼任駐朝鮮的代辦。1888~1889年和1891~1892年，他為史密森協會（Smithsonian Institute）兩度到蒙古、青海、西藏進行“科學探險”。1893年回到美國後就職於美國國務院外交部，擔任助理國務卿。1901年9月，他代表美國政府與中國滿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1905年再度來華，擔任公使，1909年轉任駐俄國和土耳其的大使。1914年袁世凱執政期間，柔克義被袁世凱聘為私人顧問，就在來華途中病死於檀香山。

柔克義將很多中國政府贈送的罕見中文書籍帶回美國，包括他兩次進藏所寫下的日記——《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記》），以及沿途所繪的地圖。1904年，柔克義在路易斯安納舉辦的一個博覽會上展出了他所收藏的中文圖籍。博覽會結束後，他的藏品被國會圖書館悉數買下，又進一步奠定了美國國家圖書館東方特藏的基礎。

境外中國地方誌特藏之首

1912年國會圖書館曾舉辦過一個中文地圖展，當時在中國蘇州東吳大學任哲學教授的南斯（Nance）在回國休假時看到了這個展覽，遂將他在中國收藏的兩幅清代長江水師營汛圖贈送給國會圖書館。這兩幅地圖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士兵送給在中國傳教的一位